

元月15日，在西安市西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，我看望并采访了为普查大熊猫而身负重伤的李先敏。35岁的李先敏是太白山自然保护区鸚鵡保护站副站长。他是在被抽调参加第三次大熊猫普查时，在佛坪自然保护区内误中偷猎者设下的机关“千斤闸”受的伤。同行的佛坪自然保护区职工赵俊军当场死亡，而他紧挨着赵俊军的尸体，在几千斤巨石和圆木的沉重压力下，硬是坚持了10个小时，直到获救。

与人口普查一样，国家每隔10年左右就要搞一次大熊猫普查。

从2000年12月16日早上8时多，李先敏与协作队员赵俊军来到龙王桥沟，进沟不久，他们就发现了不少大熊猫的新鲜粪便，他们顺着熊猫留在雪地上的足印，上到了海拔1640米的山梁上。这是一个较平缓的山梁，向着阳面，梁上长满了一米多高的竹子。这时，赵俊军发现了一个“棚子”。“棚子”两米高，近10平方米大。“棚子”用十几根较粗的圆木搭成，横圆木上又棚着细些的杠木，并用葛条捆扎，细杠木上又铺着一层密密的竹子，顶上是厚厚的树叶。赵俊军见状对李先敏说：这可能是偷猎者搭的房子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进去察看。

“棚子”下面扔着一只被剥了皮的动物骨架，骨架上还有些残肉。那骨架比麻羊大，比犏牛小，从嘴部残留的一点白色皮毛看，似乎是熊猫。

有人猎杀了大熊猫，还剥了皮！李先敏一听赵俊军喊，急忙跑过来。赵俊军刚一翻动那骨架，便发觉大事不好，但一个“走”字未喊完，头顶的“棚子”和“棚子”顶上原来被树叶掩盖着的巨石便泰山压顶般塌了下来。李先敏只觉眼前一黑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时是11时20分。

李先敏清醒过来后，马上就明白自己是误中偷猎者设下的机关了。尽管他这时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过去从未听说过的猎具“千斤闸”，他更不知道，在此之前，这里的另一处“千斤闸”一次就砸死了两头野猪。他被砸倒在地，趴着，背上和周围是横七竖八的木头和巨石，他头疼得像要爆炸，觉得整座山都压在自己身上了。

他试着活动一下身子，腰部以下已没有知觉，左手也被卡住，只有右手还可以动弹。借着从木头和石块间透进来的光线，李先敏先摸索眼镜，摸到戴上后再找赵俊军。赵俊军就在他的身边，两人脸对着脸。俊军右腿单腿跪地，头趴在左膝盖上，头上和鼻子、眼睛都在流血。李先敏用右手给俊军擦着脸上的血，并发疯般喊着他的名字，可俊军却一动不动，他已当场身亡了。

李先敏哇地一声哭了。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他与俊军已建立了较深的感情。他知道，这个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的父亲就是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创建人之一，退休前任佛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；俊军先在佛坪保护区工作，后来调到西安一家工厂，却似乎不太适应城市生活，又重新调回佛坪工作；半个月前，他才将喂养好的一只患病大熊猫放归山林，新闻单位还报道过。

死亡的威胁是如此地真切，又如此逼近，李先敏不能不恐惧。他心乱如麻，用了至少半个小时才将心静了下来。既然翻翻和钻出都不可能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呼救。附近还有他们的两组队员，山里回音大，他又在山梁上，只要使劲喊，他们一定能听得见的。

于是，他大声地喊“救命”，后来又一个一个地叫着名字哭喊，可喊了半天，却没有任何效果。他推测，附近的同伴们听他喊“救命”，一定以为他是遇上了豹子、狗熊，没有武器的普查队员也不敢上去。虽然他的判断不一定对，但这样一想，绝望顿时占据了整个脑海。

三

●两名熊猫普查队员不幸误中偷猎者设下的“千斤闸”，一个当场身亡，一个被压受伤。漫长的10个小时里，同伴的尸体被几千斤的巨石压得“嘎叭”作响，那是骨头被压折压碎的声音；而他也快要窒息，内心好像要被挤爆挤裂——死神要来攫取他正当盛年的生命了……

熊猫普查员误入“死亡之屋”

图·文·图/邵文海

哭喊了四五个小时，人没喊来一个，却喊得喉咙冒烟。李先敏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捡起一根竹根，将远处的雪往跟前拨，拨来，抓起连土带雪带草屑吞下，弄得满嘴是泥。

不拨雪则已，一拨又让他吓了一大跳。原来，他的身边有不少几寸高的竹茬子，他的脸紧挨着一撮竹茬子倒下，连右边太阳穴处的皮都擦破了，眼镜就是被竹茬挑掉的。可以设想，只要头再偏个一两厘米，他的眼睛就会被刺瞎刺烂，而身子只要再偏几厘米，他就会被“万箭穿心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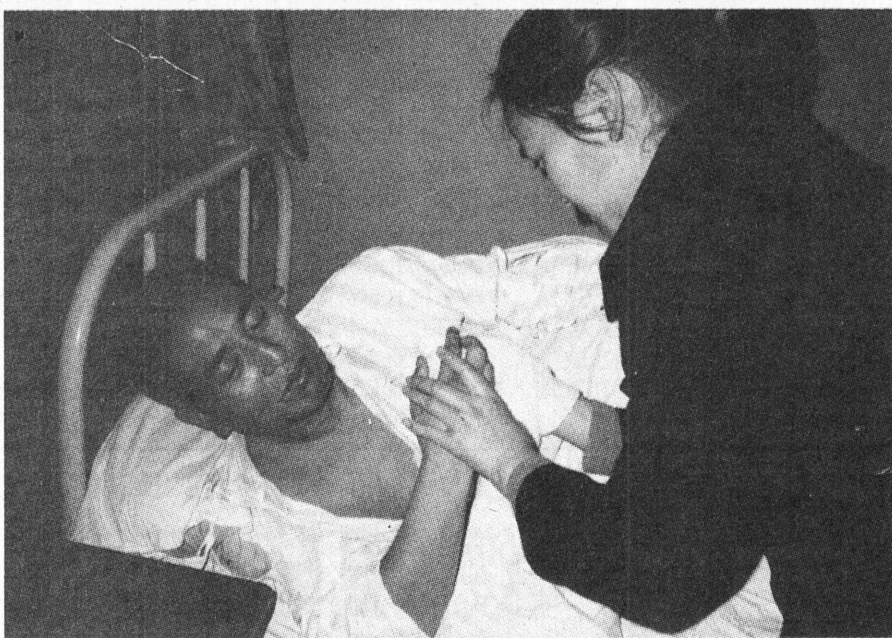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竹茬令他联想到陷阱底的尖利竹签。作为动物保护工作者，他当然知道偷猎者设置的陷阱等各种机关的厉害。在长青自然保护区，一次就曾清理出100多颗土炸弹。那炸弹上抹有蜂蜜，狗熊一咬就响，威力之大，熊的头盖骨都可以掀掉。虽说目标是狗熊，人碰上还不一样？还有一种平射野兽的弓箭，人一旦把拉线撞上，大腿就会被射穿。还有一种夹子，人一旦踩上，强大的弹力足以把腿骨击碎。

动物保护工作者整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，发现了就清理，就追查，发现不了也就有可能中招。有一次，老县城自然保护区一位同志就曾踏上夹果子狸的夹子，幸亏那个夹子力量还不算大，几个人给掰开了。还有一次，佛坪一个向导曾被“吊梁子”弹起倒挂在树上，幸亏被同伴救了下来。

万没想到，接下来就是自己，而且中的还是一种闻所未闻、威力可怕的机关。他只有责备自己：太大意了。

四

山野是寂静的。寂静中，他忽然听到赵俊军的尸体发出奇



善的妻子小何单位倒闭，几年来一直在私人幼儿园打工，每月工资300多元。自己死后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又如何活下去。而他活泼可爱的儿子才8岁，才上二年级，就没有了父亲，以后在孤苦中如何长大……越想，眼泪越多。

他打算给家里留几句遗言，可是，纸和笔都在左边口袋里，左手动不了，右手又伸不过去。只好就这样一句话不留地走了，他想。

背上的石头压力越来越大，他觉得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已经快要窒息，内脏好像要被挤爆挤裂……眼看死亡就要来了，来攫取他35岁的正当盛年的生命了。

怎么办呢？他急速地动着脑筋：脊背向上拱不起，就只有向下行动。他不断地掏身子下面的土，最终掏出一个浅坑，将胸腹部放进去，将最易受伤的肝脏保护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呼吸果然好多了。

为防止再看到俊军那张人的脸，而摧毁自己生存意志，他索性把眼镜摘下，扔了出去。果然，眼前一模糊，便减少了许多恐怖感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山野的寒风呼呼地吹着，野猪、豺狗这些猛兽该出来觅食了。他知道，豺狗对血味特别敏感，而俊军的血已流了好几个小时，血味在山里会飘得很远，他被砸伤的右腿半露在外边，他怕给豺狗吃了，可又收不进来，只好不停地吆喝，驱赶豺狗。

压了大半天了，尿憋得慌，他硬忍住不敢尿。一尿必然尿湿衣裤，在这个寒冷的山梁上，冰冷的雪加上冰凉的尿，会把自己冻成冰人的，这只会加速自己的死亡。

五

大约在晚上10点钟，他已有些迷迷糊糊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呼喊声，他又惊又喜，连忙答应。声音越来越近，手电光越来越亮，他终于坚持到了获救的时刻。

原来李先敏中午呼喊时，附近的两名普查队员就听到了，他们也顺着声音向出事的山梁上寻找过，但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找到，只好跑到山下向保护站的人求救。当晚，普查队员和当地村民共20多人，打着手电，拿着砍刀，满山遍野地寻找李先敏和赵俊军，终于找到了千斤闸跟前。抢在最前面的是5个山民，他们一

见这惨状都哭了。随后就是紧张的抢救。压在赵俊军和李先敏身上的石头大小共18块，总重约两三千斤，小点的重约百余斤，还可搬开，两大块的至少各有300斤，几个人都抬不动，只好用木杠撬。真不知道那些偷猎者是怎样架上去的。

被掏出的李先敏由20多人轮换着抬到山下，经一番紧急救治又被送到西安西京医院，赵俊军的尸体也被抬到山下。

此后，佛坪县公安局围绕“千斤闸”展开调查，据说已有明显进展。

李先敏获救了，比起死者，他当然是幸运的。然而虽经20多天的治疗，他的伤势现在还不乐观，右腿神经损伤，小腿肌肉萎缩，脚掌失去感觉，腰部脊椎压缩性骨折。大夫表示，三个月后如还没有效果，就必须做手术。李先敏说，天天躺在病床上，他常常想哭。

可恨的偷猎者！可恨的“千斤闸”！不过，他们中了“千斤闸”，大熊猫就可避免一次“千斤闸”；佛坪自然保护区大概会汲取教训，在区内搞一次彻底清查，如是，又是大熊猫之幸了。

附照：爱人小何在照顾病床的李先敏。

三月

(外一章)

(散文诗)

□文/瞿涛

春天的风

三月雨，淅淅沥沥，绿了大山，绿了小溪，绿了新檐上漫漫如絮的炊烟，绿了树林中幽幽远远的鸟鸣。

数不清的芽苞，从地下钻了出来，从枝头跳了出来，切切奶气地哼着一曲春的乐章。

孩子开始梦见挖荠菜的日子，一只漂亮的风筝在柳笛中升起。姑娘含羞的瞳仁里，煦煦阳光，缓缓洒上幸福的红头巾……

所有的向往都在润泽中萌动，一粒芽苞绽开一色彩彩的追求。一条七色的道路，从三月伸出，伸进五月满溢的青春，伸进十月桂花酒般的成熟……

土地与心灵的产床上，三月，分娩出一个湿漉漉的绿色的希望。

是只只柳絮吹出来的吗？是片片嫩芽扬起来的吗？是条条小溪唱出来的吗？呵，春风，美的信使，飘散我葱郁的视线和思绪……

是你为少女抹匀胭脂的？还将赠给她一条流彩色的裙子，然后送她走进醉人的沉醉？

是你为小伙子输入青春的原动力？还将送给他一种夏天的潇洒，和一杯醇熟的葡萄酒？

是你在摄影师的镜头上涂满彩色的生机？

是你在音乐家的琴弦上弹奏生活的舞曲？

我从花瓣和花瓣似的眼眸中看见你，我从鸟鸣和鸟鸣般的歌声里听到你，当你把世界布置成一个美的迷宫时，我还感受到你和所有的心灵在热切交谈……

我虽然无法具体描绘你的形象，但我无时无刻不领略到你的丰姿、美的魅力。与你交谈的心灵，同样是美的。

呵，春风，美的信使……

这些年，人们喜欢把那些突然冒尖的人物，称为“黑马”，洪溪河便是从文学的圈子里窜出的一个。

我以前读过他的诗，很欣赏他的艺术才情，尤其在这众说纷纭的嘈杂中，他能固守清醒，曾让我十分感动。

今天读罢他刚出版的散文集《云中的红月亮》，五十多篇短章，像一幅幅清新优美的画卷，把我带入了中原故土的风乡民俗。这里的田埂村落、花草林木、清风朗月、狗吠鸡鸣，都在撩拨着他的诗情。他对这片土地有太多的关爱，太多的春意，太多的深情，他把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生命的根之所在。如今，他用这片土地哺育的艺术之花，为这根之所在低吟浅唱，这是爱与爱的交融，也是爱对爱的回报。

这种爱，隐匿在淡淡的述说之中，这是绿叶对根的述说，无须矫情，无须故作，像孩子依在母亲怀里，朴朴素素地倾诉自己的悲喜和欢乐。

读他的散文，轻松、愉悦，在这不饰雕琢的质朴中，时时品味出一种“根”的感觉。他像一个真诚的朋友，捧着一长串生活的场景，生动、细腻地描述给你，让你了解他心路历程的同时，还可感触他实实说说的坦诚魅力。

他在这部集子里，讲述了一系列老百性自己的故事，这些人和事，多是他童年和少年时候的阅历，当他把这些岁月的碎石瓦片重新拣拾、磨砺的时候，铺陈在我们面前的，竟然是一片令人无限遐想的有滋有味的艺术空间，给人们享受的快乐。

洪溪河的文学语言独具特色，这是一个在中原大地扎根，而又广涉过古典文学的人刻意追求，或者说创造的一种特色。

绿叶对根的诉说

——读洪溪河《云中的红月亮》

□文/闻频

建屋，妙手天成，读来自如圆润，生动自然，情境交融，且极富诗情画意。

事在人为。我看好的前程，主要是看他在文坛喧嚣、浮躁不减的状况下，能够独留一份清醒，不趋时，不招摇，悉心耕耘在自己的艺术田园，坚定自信地守望着自己心目中的艺术轨道。

他生长在河南西平，位居中原之中，这里方言土语，生动凝炼，洪溪河在他叙事状物的过程中，始终固守自己的根之所在，‘取土

下发了，而且，这个讲话稿在渭南讲了，在汉中中也讲了，下来还要在几个地方讲。

所以这个讲话稿虽然重要，但没意思。

21日中午 照像

上午的会结束后，就是合影。合影后，又是记者采访，又是记者照相，所有的与会作家也不放过机会，这个上去与陈忠实合一张，那个上去与他照一张。陈忠实到底是公众人物，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。他的微笑，他那布满沟壑的脸，此时成为一种道具了。我也凑了次热闹，与陈老师合了几张

影。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张道具的脸，但我还是要与他照相。因为即使是道具，也是有那么大名气的道具。现在就是傻瓜，也知道与名人合影的重要呀。

21日下午 即席演讲

闷了大半天，出彩了。大约是下午四点多点的时候吧，会议结束前夕，陈老师突然说要讲几句，很突然的，大家都知道有戏了。果然，陈老师拿起话筒就说：我今天不想老调重弹，我不想把在汉中、渭南讲的话拿到安康再讲。见下面的人都静了下来，他说：我今天来谈谈名利问题，谈谈我自己谈谈作家的名利问题。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陈忠实老师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个话题，为什么在安康谈这个话题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这之前有一个叫李建军的博士对陈老

师与贾平凹老师进行了直谏，而且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混战，其中就有名利问题。我不知道谁对谁错，但我知道陈老师一直没发言。他今天的这个即席演讲是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发言呢？

陈忠实先生的这个演讲持续了近两个小时，以至于晚饭推迟了许久，但听的人都觉得过瘾，而且还多次鼓掌。

21日晚 联欢会

安康作家与省上来的作家们进行了联欢，跳舞唱歌，谈天说地，欢歌笑语……极尽

陈忠实安康行

(散文)

□文/方晓蕾

欢乐之能事。陈忠实老师大部分时间在休息，更多的时间是在与作家们聊天，聊些什么呢？好像没有文学方面的，聊的都是些旧事，聊旧人旧物，也涉及到安康的几个人。这是陈忠实先生第二次来安康，故人到故地，真是有许多说不完的话题。一边在联欢，另一边在谈天说地，真是有一点奇怪。本来，这个联欢会更深一层的意思是，让大家走近陈忠实先生，可结果呢？

22日上午 写字

22日，除了我们安康作协的几个同仁留下做好收尾工作外，本地作家在翠屏山庄吃过早饭后，陆续陆续离开了。省上来的作家与省作协的工作人员初到安康，面对好山好水，自然要即兴一游。这天天公也作美，早晨薄雾笼罩着整个湖面，飘飘渺渺，朦朦胧胧，翠屏岛躺在这飘渺朦胧的乳白色的沙巾上，美极了。



誓言

一对恋人在公路上散步，迎面跑来一条疯狗，男的扔下女的撒腿就跑。

女：亲爱的，你以前不是对我发过誓么？为了我，你是不怕死的吗？

男：可是，那条狗是活的呀！

醉汉搭车

一个海军军官在公共汽车上站着，被一个醉汉拉住衣袖，非要向他买车票。军官说：“朋友，我不是售票员，我是海军军官。”醉汉恍然大悟，高声喊道：“请你把船停下来，我要搭公共汽车。”

(红叶 译)